



# 奶奶

本报特约撰稿人：程怡（中国上海）

第一次看见爸爸流泪，是一九六六年春。那一年我十三岁，上初一。第一个学期刚结束，爸爸就买火车票送我去南昌。年三十那天，我和表姐到大塘老家去看奶奶。奶奶一看见我，就倒下了，只问了几个关于爸爸、妈妈的问题之后，就不再说话。邻人都说，为了等我们去过年，奶奶腌腊肉、打米糖忙了半个月，直到三十那天中午，奶奶还在灶上为我们准备吃的。谁料到人一高兴也会生病呢！

表姐初一早上就上路赶回南昌，她对奶奶说，回去叫娘来接奶奶。奶奶当时紧闭着双眼，嘴角微微地有些抖动，表姐用手绢擦去奶奶眼窝里的泪水，嘱咐了我几句就走了。

以后那几天特别漫长，奶奶不吃不喝，静静地躺着，有时候，她会睁开眼睛看看守在床边的我，我用小勺试着喂她一点点稀粥，但几乎喂不进什么东西。我把带去的橘子剥好了，去了所有的皮和核儿，只要能塞进奶奶紧咬的牙关一小瓣儿，看到她完成一次吞咽，我都会有一种成功的快乐。晚上，睡在奶奶的脚边，我很怕奶奶会死，时不时地伸手去摸摸奶奶，摸她的操劳了一生的骨节粗大的老人的手，那手是温暖的，有时我甚至可以感觉到奶奶对我的触摸的反应，当我把手放在她的手心里时，她会轻轻地回握。

父亲晚年卧病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那难忘的几天，倘若我当时能判断奶奶是小中风，能为奶奶输液、翻身，奶奶也许就能康复，或者少受点苦。可那时太小，什么都不懂，也不懂为什么乡下就没有一个医生能为我奶奶看看病。

姑姑是初三晚上赶到的。当夜，找了好几个乡下的亲戚，商量到很晚。奶奶的侄儿是大队的干部，所以“批准”了姑姑接奶奶回南昌看病的请求。第二天蒙蒙亮，姑姑就叫醒了我。那天下着冰冷的雨，亲戚们用一只大竹床做了一个担架，盖上海布，把奶奶抬到河下的一条小船上，姑姑就陪着奶奶坐船到涂家埠，我和几个亲戚在岸边泥泞的小路上走，一路上不知滑倒了多少次。很多年以后，我读到父亲年轻时写的小说，在父亲的笔下，故乡的这条河是那么美，萦绕在游子的归梦中；对于我，这条河仅仅意味着我奶奶风雨飘摇、行将逝去的生命……

亲戚们都不太说话，把奶奶的竹床抬上行李车厢之后，他们就匆匆折返了。

我和姑姑守着奶奶，姑姑不时地俯下身去，在奶奶的耳边轻轻地叫“娘，娘，……”奶奶有时会微微颌首，有时不过是眼皮牵动一下，表示她听到了。我现在已经不记得火车走了多久，我一直把手放在奶奶的被窝里，抓住奶奶的手不放，单调的“光铛、光铛”声使我感到恐怖无助。车厢里除了我们和不大的一堆行李之外，还有乡下人托运的几笼子鸡鸭，一路上，“叽叽咕咕”不安地叫着。

好不容易，车子停了，行李车的大锁打开之后，第一个上来的是爸爸。我一看见爸爸就哭了。我一直觉得是我不好，如果我不去乡下看奶奶，奶奶也许就不会突然病倒。爸爸初二接到姑姑的电报，就匆匆赶来了。姑姑还给在清华的叔叔打了电报，但叔叔还在路上。

我奶奶十六岁嫁到程家。据说我爷爷的祖

母在庙会上一眼看中了这个美丽的农家女儿，就托人去说媒。爷爷当时也不过十几岁，跟着寡居的母亲艰难度日。奶奶后来常常对我妈妈说：“当时就说是嫁到做官的人家，还是个地主呢，哎，穷得吃稀饭，做辣椒都不放油的”。

爷爷很早就到外面去做事，后来做官，日子才渐渐地好过起来。奶奶给爷爷生了三个孩子，她守着太子（曾祖母），操持家务，在乡下过了一辈子。我哥哥出生的时候，爷爷病死在异乡。那一年抗战刚结束。我父母在上海教书的时候，就把哥哥放在乡下，交给奶奶带，48年父亲在上海参与民主运动，处境危险，妈妈又把47年出生的姐姐送到奶奶那里。直到上海解放，妈妈才去乡下接回了哥哥、姐姐。

太子一直活到土改以后，1953年，她在83岁的高龄，死于旷日持久的疟疾，乡下人叫“打摆子”。她这个乡下郎中的女儿，终于没能用草药救回自己。那时候，她和奶奶已经被赶出程家的大宅子，住在小土屋里。我父亲土改前曾经去乡下看自己的祖母和母亲，走的时候，太子要父亲把她一生俭省积攒的银圆带走，父亲说服她把这些东西主动交给农会。父亲希望她们不要对抗土改。太子虽然很不高兴她的长孙如此行事，但还是照父亲说的做了。

奶奶从来不把钱财什么的看得很重，土改剥夺了她们所有的一切，她居然只是淡淡一笑，她没有跟爸爸一起离开老家，她觉得照顾婆婆是她的责任：“只要你们都好，有事做，有饭吃，我就没什么可牵挂的。”她这样对她的长子说。

我的老家靠近鄱阳湖区，水患一来，不知有多少穷人要家破人亡。我们的老屋盖于清代，专门盖了一层阁楼，就是为了发大水的时候，人能栖身。阁楼上放粮食、柴草的地方，窗台下还系的有船。奶奶常常背着太子，偷偷地把粮食什么的从阁楼的小窗洞里坠下，

接济那些实在活不下去的佃户。妈妈从上海买去的药品，也常常被奶奶用来救人家的性命。太子倘若知道了，就会抱怨奶奶

“败家”。仅此而已。乡下人敬重我的曾祖母和祖母，因为她们是传统意义上最恪守妇道的女人；奶奶美丽善良，刻苦耐劳，乐于助人，在乡下人心里，更有着很高的地位。奶奶后来悄悄地告诉妈妈，土改的时候，那些“赤膊鬼”（我老家这样叫“二流子”）把黄鳝、泥鳅、放进她的扎脚裤，吓唬她，说那是蛇。他们以为奶奶会吓得失态，想不到我奶奶一声不吭地忍着。当时有很多“作田”的，都对这些“赤膊鬼”的恶作剧不以为然。他们取乐不成，居然也就作罢。太子去世后，奶奶离开老家，当时乡政府在她的成份一栏上，填的是“家务”。

奶奶在北京带过叔叔的儿子，我弟弟出生后，奶奶又来上海帮妈妈带孩子；1959年我和弟弟患“百日咳”，奶奶又一次从南昌到上海照顾我们。在我的印象中，奶奶总是穿着白色夏布大襟褂子，即使从厨房出来，也仿佛一尘不染。她没有闲着的时候，任何一小片布头，都不会随便扔掉。太阳好的时候，她会把她搜罗在一起的小布头仔仔细细地糊成做鞋用的裕褙，晒干后一层一层垫上破布，一针一线纳成大大小小的鞋底。她连纳鞋底的线都是亲手用乡下带来的黄麻捻的。我记得最后离开大塘乡下的时候，在她的床栏杆上，还挂着一串十余双小孩的布鞋，也不知是为谁做的。“啦啦、啦啦”，奶奶一生有多少时光伴随着这单调的拉扯麻线的声音？

当夜，奶奶直接被送进了医院。姑爹在南昌是比较重要的工程技术人员，是江西省政协委员。医院是姑爹事先联系好的。我离开南昌前，去医院看过奶奶一次，她睡着

了，爸爸没让我叫她。洁白明亮的病房使我想起了乡下那间白日里都黑洞洞的房间。我觉得，奶奶会好起来的。以后，我们再也不能让奶奶回到那间黑屋子里去。

两星期以后，我放学回家，妈妈告诉我，爸爸回来了，坐了一夜硬席，现在正睡着呢！我蹑着脚轻轻走进爸爸的房间，爸爸已经醒了，一看见我就说：“猫咪，奶奶去了！”我几乎是在看见爸爸的眼泪的同时，明白这句话的意义的。我很吃惊，我从来没有过亲人去世的经历和感受，也从来没有见过大人的眼泪。

数月之后，便是文革。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一多，反倒记不真切了。文革后期，不断地听到某地、某地将所有“四类分子”乱棍打死、沉潭、坠崖、满门抄斩的小道。我总记得父母说：“幸而奶奶死在文革前，要不然，她还得多受多少苦啊！”

三十多年过去了。父亲辞世也已五年。他卧病的时候我让他听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他对我说，那旋律让他想到老家、祖母和母亲。他十二岁离开老家去南昌上新式学校，后来考到北京去上大学，抗战军兴，父亲曾回老家去宣传抗日，后来告别祖母、母亲去西南联大完成他的学业。抗战一结束，他回老家安葬了爷爷。然后抛家别子，到上海谋生。他何尝不想对他含辛茹苦的祖母和母亲尽孝？但他始终不能。57年他和叔叔都被打成右派，他们认为奶奶呆在没有什么政治问题的姑姑家要比呆在北京上海更愉快。六四、六五年大四清，姑姑所在的单位认为奶奶的成份是地主，应该遣返农村。奶奶因为不愿意牵连自己的儿女，二话没说就回到乡下。我当时小，不知道我父亲心里想些什么，但直到今天，我还能清楚地记起父亲泪流满面的样子，因为那是唯一的一次。



（左上图摘自素材天下网；右下图摘自出国留学网）



醉桃源

## 茗书

茗清几净落幽笛，  
花棠衬又淑。  
岂曾新阅旧诗折，  
如温恋梦初。  
功尽墨，  
道竭书，  
茫途自赏孤。  
锦博渊硕证人杰，  
艰寒育劲株。

摄影：张蕾 词作者：涅瓦河

醉花阴

## 趣园悟语

静寞枯枝烛几烁，  
景似桃花落。  
立影见书云，  
墨浸风烟，  
小窥伊人作。  
紫院珠帘稀客座，  
木玉檀竹错。  
岁月印蹉跎，  
历路沧桑，  
自古谁无过。



醉花阴

李清照

薄雾浓云愁永昼，  
瑞脑消金兽。  
佳节又重阳，  
玉枕纱厨，  
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  
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消魂，  
帘卷西风，  
人比黄花瘦。

**童氏提琴**  
印城唯一华人琴行  
价格最优·服务最佳

大中小提琴  
317-918-1688  
cello@indy.rr.com  
9561 Valparaiso Court  
Indianapolis, IN 46268  
By Appointment Only  
购买 (低于市场价 30-50%)  
月租 (\$12/月起, 第一月免租金)·修琴

**调琴师**  
John Liu  
317-730-0648  
jliu1123@att.net

- 持调琴专业证书 (2000年)
- 十五年调琴经验
- 收费合理

**律師事務所**  
LEWIS KAPPES  
ATTORNEYS AT LAW

317-639-1210  
www.lewis-kappes.com  
代办各类移民个案

资深移民律师  
Thomas R. Ruge (truge@lewis-kappes.com)  
Steven L. Tuchman (stuchman@lewis-kappes.com)

2500 One American Square  
Indianapolis, Indiana 46282  
byl@lewis-kappes.com  
www.lewis-kappes.com

我们有通晓广东话、普通话的职员提供翻译服务  
欢迎预约咨询面谈  
We speak Spanish, Mandarin/Putonghua/Cantonese, and Danish.